

XINCHAO NUXING

XILIE

稀粥一样的红尘蹂躏着你灵魂的翅膀，
这翅膀却在憧憬着冲天而起去独占太阳
的辉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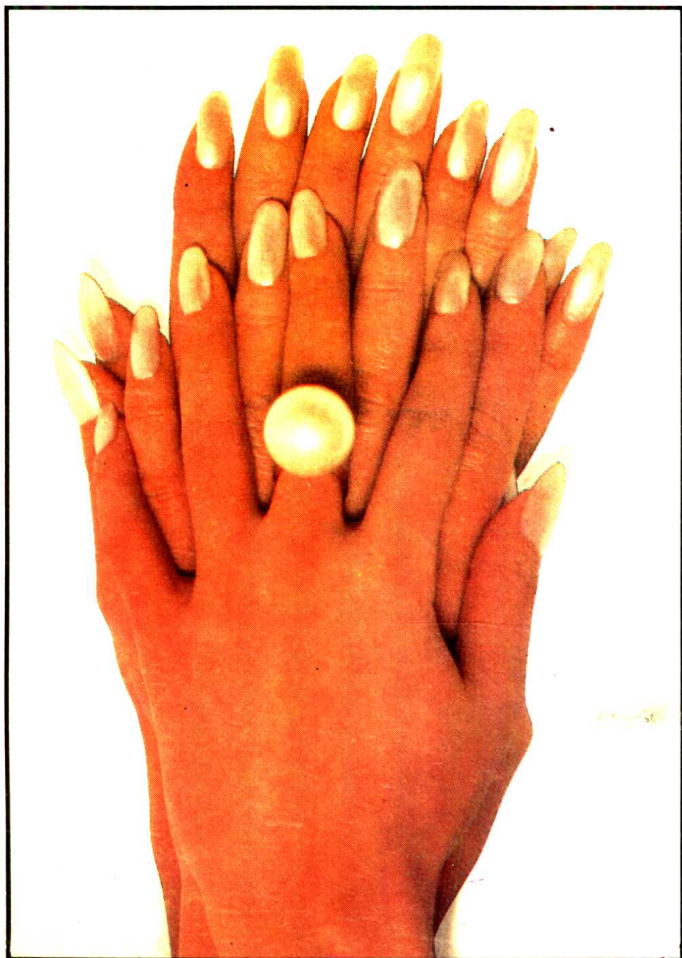


郑建华/著

新潮女性系列

月有圆缺

陈月亮聪颖、倔强，迷恋着海滨城市绚丽多彩的生活
她参加交谊舞班，被年已五十的老师所赏识。谁知月亮从此便沦为生活的最低层



月亮到童教授家当保姆，童爷爷的慈祥 and 严厉如太阳的手一样爱抚着她

山东文艺出版社
xin chao nu xing xi lie



郑建华
著

新潮女性系列

月有圆缺

太阳晒醒了月亮。
月亮感到自己的头很疼，
感到有一条鞭子在抽打自己的
脸，把她的脸浸在盐水里抽打。
她疼极了。她想要夺过那条鞭
子，可总是夺不过来。她猛地一
使劲睁开了眼睛，可血迹已经
遮住了眼睛，眼前一片血红，天
空和人都是红的。她看到了一个
过去的世界。



月亮从每个人的眼睛里读到了疑惑、不安，当然也有同情。月亮不知道自己的灵魂何时回到了身边，她只感到这些人的丑恶，她不想看他们。月亮知道这些目光里更多的是一种对弱者的幸灾乐祸的满足，月亮决不让他们这样满足下去。她拨开一个正掏出手帕为她擦血迹的中年女人的手，谢字也不说一个地站起来，狠狠地看了一圈这些可怜可悲可笑的人群便走了出来。

鲁新登字第 3 号

新潮女性系列

月有圆缺

郑建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2 插页 126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0

ISBN 7—5329—1122—5

I·1012 定价 5.80 元

稀粥一样的红尘蹂躏着你
灵魂的翅膀，这翅膀却在憧憬
着冲天而起去独占太阳的辉
煌。

——郑建华

内 容 提 要

从农村来城市当民工的陈月亮，是个不安分的女孩子。她报名参加工地附近的露天交谊舞班，并很快以她的刻苦聪颖得到老师钟力强的赏识。在父母逼月亮回家成亲的困境下，五十岁的钟力强趁机将其诱奸，并使之成为自己的情妇。后钟力强被迫将陈月亮转让他人，逼陈月亮骤起杀心。陈月亮将人刺伤后逃出虎口，沦入生活的最底层。

无奈，陈月亮逃回家乡，成亲生子。但她仍念念不忘城市的诱惑，决定离夫弃子重返城市。二次进城的陈月亮，来到童教授家当保姆。童教授的慈祥 and 严厉，如太阳的手一样抚摸着月亮。不料，童教授的学生江皓天的出现，又使陈月亮的心境发生了新的转变。

这是一把心酸泪，这是一段不了情。

1

这个城市最好的季节开始了。它总是开始得这样不动声色，显出了许多的沉着。

这个城市有一片令它傲慢的东西，就是大海。你只要站在海边，就会面对一个浩荡人生，而在你的身后就是一种繁乱的人生。你只要把这些繁乱的东西拿出来抛到海里去洗涤，就会发现，那些繁乱经海水一洗便显出狭隘和透彻来了。这时再放到你的肩膀上，就有一股潮水的湿润和温柔时刻提示着你，感到挺有意思，或者说挺高尚的。

故事就发生在这面大海的边上，这里有一片沿海公园，公园正是红瘦绿肥季节。这样的季节很容易让人想到爱情和与爱情有关的东西。

在公园的东南隅，一个那时很时髦的活动正进入它的高潮。老远，就会听到录音机哇哇地响着，制造出一些欢乐洒往四方。这时，借着黄昏出来散步的人们就会感到音乐的力量，感到这些音符正在自己四周跳荡，伸出无数的手拉着自己走进，走进去——投入地走一遭。

放录音机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叫钟力强。

钟力强年轻的时候一定英俊得不得了，因为就是现在

以他五十岁的年纪和身材的轻盈也不亚于三十岁的年轻人。他的身材保持得相当好，他那双优秀的腿和挺拔的胸脯都让人感到他领受了上苍那么多的偏爱。他喜欢穿一条白色的西装裤，裤子弹性极好，窄而长，越发把他的双腿勾勒得很动人。他几乎不用做什么动作，光凭着这具身材就会有许多人来报名的。人们起码会这样想：能有这样好的身材的老师，为什么自己不可以这样好呢？

是的，在钟力强身旁的一棵松树上挂着一条类似酒幌那样的条幅，上面写着“交谊舞、健美操培训班”。

人们在吃饱穿暖之后，对身材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人们知道一副好身板对于自己的一生多么重要。身材是每天走来走去供别人观赏的，没有一副好的身材就是有再高级的衣服也穿不到好处。身材有时简直就是本钱，就是广告，对女士而言简直就是生命。是不是这样？

所以，只要看到钟力强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被他那副挺拔潇洒的身材吸引住了，都渴望有朝一日自己也练出那样一个好身子来，也不枉从人世上走了一回。因此，钟力强的买卖很有些红火，尤其他用那样一些训练过的姿态去轻轻松松地对人们说：

“来吧，咱们一起去创造出愉快来。好不好？来吧，来吧。很容易学，既锻炼了身体又创造出一个好的心情，还能结识一些新的朋友。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呢？而且这样的好事并不是天天有的，对不对？”

钟力强这样像老熟人一样地招呼着过往的人们。这时，便有至少四个人动了心，而有两个人已经掏出报名费交给钟力强，然后便有些生涩地走进舞者的队伍里，伸出他们

的手脚去做那些简单但的确优秀的动作了。他们的生涩很快又被新的参加者所代替，短短的几分钟之后，就有些一家人之感了。这是一种让人变得友好的交际。

这是个很容易彼此沟通的活动。钟力强的学生们便一点一点地增多，让钟力强一点一点地骄傲起来。大约半个月过后，钟力强的队伍已经很庞大了。他们几乎把在一旁练鹤项庄功的地盘侵蚀了不少，引得人家很不高兴。对抗过几次之后，鹤项庄们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在有一天黄昏突然地“黄鹤一去”了，一定是迁到了另外的地方。这种蚕食让钟力强有些兴奋起来，他早就回荡的自信又反复在心里回荡起来。他想世界就是这么回事，一切靠实力，实力是个好东西，它能让人们看得见，摸不着。当它们有在的时候，就会感到它的强硬和力量。正如钟力强自己一样，他之所以能在这里招兵买马，不就是依赖于他过去的那段曾经辉煌过的历史吗？实际上那是一种辉煌和丑恶相交叉的历史，只是随着时间的转移，那些辉煌却继续辉煌，而那些丑恶也变得辉煌起来。这很奇怪？

钟力强吃自己身材的老本吃了一生。小学毕业时，他就以他这副少见的身材和敏锐的反应，被一个部队文工团选中做了舞蹈演员。那时他的父母不同意他去，总认为这不是个正儿八经的活儿，但钟力强却坚持要去，因为他凭着一种直感认为，这大概就是他最好的人生了。起初，他因为陌生和幼小，他表现得蛮刻苦，也听话，以至于使他以后的若干年里都以此为基石去游戏人生。渐渐地，钟力强大起来的时候，他的那些原有的骨子里的东西便开始冒头，因此在他的生活中除了练功之外，他的另一个专业就

是“谈恋爱”。谈恋爱是很费时间的，也费精力。钟力强在他二十岁时把一个十八岁的女文工团员弄到自己的床上，用他自己年轻的热烈的精神去点燃这具爱情之躯。这时，他感到一种成长起来的男人的骄傲，他明白了男人是怎么回事。在这个世界上，男人讲究的就是进攻，就是开拓，就是把那些别人没有走过的丛林去走它几回。当他这样走熟悉之后，他觉着世界其实就这样简单，简单得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简单得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拥抱着在一起，去彼此抚摸，然后把彼此弄得很愉快，很痛。后来，钟力强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极熟练的猎人了。他只要扛起他的猎枪，带着他自身的这具好诱饵，去森林里走一遭，在那些野花、野果、野树丛中，在那些野兔、野鸡、野山羊等出没的地方，埋伏下来，就总能收获，而每一次收获都使得他自己对自己更加崇拜起来，觉得自己很伟大。这样伟大了许多日子，终于伟大出丑恶来了。他同时把两个女文工团员弄得大了肚子，而这两个文工团员却都要认定他做自己的丈夫。在她们两个人争风吃醋厉害的时候，事情就败露了。钟力强一下子就由猎人变成了丧家之犬，被部队毫不留情地踢了出来。

踢出来的钟力强成为一家工厂工会里的一个干部。每天上班、下班。他找了一个老婆，结婚——分居——离婚；又找了一个老婆，还是结婚——分居——离婚。后来他就不想找老婆了，觉着老婆是人生中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一定要一个老婆呢？老婆就像一个筐，当你被她罩住以后，你只能从筐的隙缝里去看别的女人，而你总感到还有一些更舒服的筐在等着你，因此就想着要跳出来。钟力

强的一生实际就是在做这一件事，从一个筐跳到另一个筐，再从另一个筐跳到再一个筐，就这样跳来跳去，跳到了五十岁。

五十岁的钟力强还是很诱惑的，这时候他拥有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和三十几岁的少妇做情人。他的情人的天空中每天都是乌云密布，不是这一块云有雨就是那一块有雨。总之他喜欢把情人的天空弄成这样阴雨绵绵的，像是随时都可能发生一场大的变故，而每一个变故都使得钟力强变得强壮起来，变得更增加了许多情人故事中的技巧。

这是一个很懂爱情技巧的男人。当那些女人尤其是漂亮的女人纷纷报名，推心置腹地喊着钟老师长钟老师短时，钟力强正在想是从哪一个入手更好些呢？老道的钟力强的脸上这时就会露出他那种友善的带着温柔的笑意，用他说着普通话的男中音有些得意地说：

“来，我们编一下队形，老学员在左边，新学员在右面。伊娜和佳佳分别带着他们练。好了，站齐了，开始。”

他按动录音机的开关，舞曲和歌声一下子就响彻这一方天空，人们便精神抖擞地跳起来，舞起来，而围观的人便急急忙忙地朝这里涌来。观众越多，舞者们就越感到一种受宠若惊的样子，舞得更加起劲，都尽可能地把动作做的优美再优美些。这些舞者们虽然不少是为了减肥或健美来这里当学生，但一旦站在这个圈子里面，谁也想成为最好的那一个，成为观众们最喜欢的那一个。这是人的本能。

钟力强是最好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观众一定要设法让眼睛寻找一个女主角，然后他们在心里把钟力强和那个女主角弄到一起，去编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观众和舞者们的的心愿。这实际上并不难。

那些稍微忠实的观众，在看了他们三次到五次活动之后便会发现，有一个打扮得挺艳的好像叫伊娜的女人已经和钟力强出双入对了。这是一个弄不清年龄的女人，说她二十岁或三十岁都行。她的妖冶和浓妆在这一群人里面很是特殊。人们很快发现她的耳朵上挂了四串耳环，一只耳朵两串，当然一只耳朵就得扎两个耳朵眼儿去挂它们。这很富有，但也很让人不舒服。人们担心她的耳垂会不会因为负担过重而有一天撕裂呢。这几乎是许多观众都担心的事儿。她每次到来总要跑到钟力强面前说些什么，每一次都眉飞色舞地讲述什么有趣的事儿。钟力强便笑着点着头听着，他当然很受用，这是他的专长。如果这也可以评职称的话，在恋爱方面或者说在勾引女人方面，钟力强可以评到高级情场老手的称谓。

然而这个叫伊娜的女人不是这本书的女主角，我们的女主角还很不起眼，或者说还没有出现，或者说正躲在一个什么角落里瞪着好奇的目光打量着钟力强，打量着这个在以后的日子里改变自己的男人。

钟力强感到很满足，尤其是在他和他的学生们扭动起肩、臂、腰、胯、腿、脚时的那种自信很鼓舞人，很让围观的人们感到一种美好之花在心里徐徐地开放起来，释放出那种淡淡的花香。总之，很好受。钟力强走到哪里，身上就背着无数的眼睛，但是并不沉。

这时钟力强发现那个少女还站在那棵松树旁的石阶上，她每天都站在那里看钟力强和他的学生们训练。她总是穿一件大红色的衫子和一条长裤，这与那些裙装飘摆的

女人站在一起显得不怎么协调，显出一些寒酸来。其实钟力强没有太注意她，因为她太普通或者说不漂亮，严格地说还有些丑。钟力强从小喜欢漂亮的女人，这是他一生的宗旨，女人不漂亮是不可以侵犯的，因为没有必要下那样大的功夫去征服她们。钟力强只想征服漂亮的女人，只有漂亮的女人才是钟力强的床，因为钟力强本身就漂亮。尽管他已经五十岁了，但他依然漂亮英俊，依然可以因此而吸引那些漂亮的女人为他当情妇。

这个资本他究竟要吃到什么时候？

钟力强注意到这个女孩子是因为她每天都来得很早，而又走得最晚。她每天像一个最好的观众那样耐心而有滋有味地看着钟力强的这支队伍，她的眼睛里没有挑剔和讥笑，只有一种虔诚，这是钟力强在猛一回头的空档里看到的一个眼神。那时她看得极其入迷，她的唇甚至半张开了，她却完全没有顾及到。这时如果有人把一把沙子放到她的嘴里对她说，这是沙糖，你吃下去吧，她也会咽下去的。她已经这样地痴迷，这样地依恋，这样地忘乎所以了。

但她为什么也不交上十块钱做其中的一员呢？

有几次钟力强想问问她，但一忙乱，一打岔，他就忘记了。毕竟这是个极不起眼的女孩子，她又这样丑。她的鼻梁太低，她的眼睛大却无神，她的唇甚至太厚，有些像非洲人。另外她的皮肤亦不白，黄乎乎地透着菜色。总之，她的可取之处并不多，只是个子还可以，但又有些微胖。这是个很容易让人忘记的女人。世上这样的女人很多。

她每次都穿着那件红衫子，那款式是过时的，只是好像还挺新。钟力强有一次还想，她大概有两件这样的衬衫

吧？这也是一想而过的念头，钟力强并没有去多注意它们。他实在太忙了，他要应酬这些学员，还要应酬他的那位新的情人伊娜。他和伊娜原本就一团烈火和一捆干柴，想想这样两种东西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呢？对，就是那样。

我们的女主人公登台的那个黄昏很美丽。身边的大海正涨着满潮，海水就在脚下很近的地方，好像一使劲，它仍就可以漫上来，就可以打湿你的脚面。

钟力强和伊娜双双来到他们的场子里，把那架录音机挂到了一棵老松树的树杈上，然后又是凑在一起说说笑笑地显出开心来。其余的学员已经三三两两地到了，学员们之间已经熟悉起来。有没有发生钟力强和伊娜的故事还不敢说。但有几位同样对钟力强有些什么想法的女人已经对伊娜不友好起来，她们私下骂她是个“骚狡猾”，说她是“黄鼠狼”。总之那些不中听的话都已经说出来了。

这时，钟力强看到了那个穿红衫子的少女还站在松树下，大概是刚到，钟力强看到她的脸上浮起一点红润，显出一些朝气来。于是他想要问一问她，是不是也想学跳舞？

于是，钟力强脱离开伊娜的纠缠朝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孩子走过去。他刚走了两步，便发现她也正朝自己走来。钟力强便停住脚注视着她一步一步走近自己。时间很短，钟力强便看到这个女孩子已经走到自己的身边。只是她脸涨得红了，很费劲地说出了一句话：

“钟老师，俺也想学跳舞。”

钟力强立刻知道她是怎样一个人了，因为她操着一口离这个城市不远的农村里的口音，那个刚刚由“县”改成“市”的城市的人们喜欢把“zh”念成“z”，把“ch”念成

“c”，例如他们把“吃”说成“此”，把“西”念成“死”，把“鸡”念成“字”。

“你叫什么名字？”钟力强看了她一眼问。

“俺叫陈月亮。”陈月亮连忙回答了一句。她看到钟力强点了点头，连忙把手中的一把钱递给钟力强，很恭敬地说：“俺也想学，能收俺这个徒弟吗？”

钟力强这时皱了一下眉，他嗅到陈月亮的嘴里发出一股大蒜味，便轻轻地侧了一下身子，把钱收了过来。这钱大概让陈月亮已经攥热了，湿乎乎的，透着陈月亮的体温。钱是零的，有五元、两元和一元的，并且还有两张五角的，都已经那么陈旧了。钟力强抬起头看了一眼陈月亮，发现在她的牙齿上还沾着两片韭菜叶儿，便有些不友好地问：

“你在哪里工作？”

陈月亮愣了一下，显出了一些踌躇，犹豫了片刻，她才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建筑工地说：

“在那边儿干活。”

钟力强斜眼看了一眼正高高耸立的大吊车和一排排简易工棚没有再问下去。

“先去跟着跳吧。”

当又一阵大蒜味扑鼻而来时，钟力强连忙把陈月亮支开了。他转身又去找他的那位伊娜，钟力强感到看伊娜和看陈月亮简直是两个境界。他忍受不了陈月亮的丑陋和气味，他感到女人和女人的不同。

陈月亮其实已经感到了钟力强对自己的厌恶，她那些强烈的自尊心正做成一些荆棘在刺自己的心。但她并不因此而恨钟力强，她认为自己的确不那么漂亮和吸引人，但

她这样想，我不会一辈子不漂亮不吸引人的。因为我只有十八岁，有谁知道十八的女孩子将会变成怎样呢？

她朝队伍中走去，找到了一个位置，便跟着大家挥舞起身子去跳那些她已经看烂熟了的动作。月亮知道钟力强瞧不起自己，从他的口气里，月亮猜到他已经知道自己的来历。的确，就在那座大吊车下面的那排平房的一个灶间里有一块旧门板架成的床，月亮就睡在那上面。她托她的本家叔找了个做民工的活儿。其实这已经很不错了，月亮每天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负责全体民工的饮食，不用和那些同来的女友们在太阳底下晒，女友已经开始妒忌她。

十八岁的月亮其实已经订婚了，她的未婚夫叫福成，比月亮大三岁，是个膀大腰圆的男人，一看就是个出大力的命。他很有力气，月亮领教过他的力量。那还是订婚后的一天夜晚，福成去月亮家送一些礼品，月亮便送福成往回走，走到那片玉米地的时候，那夜晚很好，天气也很好，天上的月亮同样很好。福成在前面“呼哧呼哧”地走着走着，突然他猛地转过身，一把抱住月亮，像夹一捆玉米杆一样夹着月亮往玉米地里钻。月亮当时吓坏了，她使劲地捶打着福成，使出浑身的劲儿来捶打他，一边捶一边还喊：“你放开俺，放开俺！”福成也不说话，闷着头任凭着月亮捶打自己，直到把月亮扔到了一片草地上。他直勾勾地看着月亮说：“你早晚是俺的人，还用着这样蹦跶？”月亮说：“俺早晚是你的人，还用急成个猴腚样儿的？”她说去拽被福成撕扯开的衣服。福成看了一眼月亮，低着头说：“咱今晚上就干了吧。”月亮连忙抱住自己的身子说：“那可中，俺怕怀上孩子怎么办？”福成说：“怀上就怀上，早怀晚不怀。”

月亮说：“俺说好了去俺叔那里干一阵民工挣个嫁妆，俺不能光溜溜地去你家。”福成说：“俺给你的订婚钱呢？”月亮说：“还用问吗？给俺哥使了，俺哥也得结婚。俺要是挣了钱，就是咱们两个人的。中不中？”福成想了想说：“中啦。”说完便搂起月亮使劲地搂着月亮差一点背过去。那时候月亮就想，这真是个好男人，劲大力气。

力量是一个男人的资本，你可以没有文化，或者没有教养，但你必须有力气。力气是男性的象征，就像烟和酒一样，代表着一种过目不忘的雄性的伟岸。

月亮不会想到这些，月亮只觉得福成一定是个挺棒的男人，如果月亮的性格中再多一些我们民族女性的贤淑和忍让的话，陈月亮可能就在那个有月亮的夜里在那片玉米地边上成为一个月亮下的新娘，而和福成去做一件古老的天地之合，阴阳之合了，去体味福成那些力量的标志。如果是那样，我们的故事大概就是另外一种样子，陈月亮也就是另外一种陈月亮了。

恰恰相反，陈月亮恰恰是个心气儿很高的女孩子，因为穷，因为不漂亮，因为生活在最底层，因此她的那种渴望改变的思想天天跟着她在脑海里游荡，如同另一个她。

这时的陈月亮已经走进了队伍中，已经挥舞起她的手臂和身子，已经完成了一个飞跃。要知道从做一名忠实的观众到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分子，在别人也许是没有什距离，但对于陈月亮无疑于进行了一场万里长征。她反复地说服着自己，反复规劝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去学一学呢？就因为自己是农村人？是民工吗？她的那种原有的反抗终于占了上风，她的性格中的那一部分骚动终于将她推上了这

个舞台，让她同时要应付这种新生活又同时得同那些旧的东西抗衡。她知道，一旦被自己的那些一起来的姐们儿哥们儿知道，她完全想象得出他们会怎样笑话自己，会像发电报一样将这个信息传到自己的老家，甚至传到福成耳朵里。但陈月亮不怕。她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那些挑战和嘲讽。

为什么不可以像城里人那样去活一活？为什么不可以去接受这种自己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娱乐呢？难道这些舞蹈就是专门供那些贵人们跳的吗？

陈月亮听到了自己的反抗，这反抗很有韧性。

钟力强在与伊娜亲亲热热交谈的间隙，他扫了队伍一眼，并且看到了队尾的陈月亮。这时他突然感到一种过去不曾感到的发现。他没有想到刚刚做了学员没有几分钟的月亮竟显得那样熟练和轻松。每一个初来乍到的学员的那种羞怯和不安在陈月亮的身上几乎寻找不到，她完全像个老学员一样认真而有板有眼地跟着音乐做着那些钟力强编的动作，显出一种熟练。钟力强因此而奇怪起来，他没有想到陈月亮这样丑的女孩子会具有这样一种悟性。于是他走到陈月亮身边，显得很随便地问：

“以前练过？”

陈月亮立刻停止了舞动，红着脸站在钟力强的身边，低眉顺眼地说：“没有。”

“怎么学得这么快？”

“俺夜里回去练过。”陈月亮不敢抬头看钟力强，如实地说着。

“噢。”钟力强点点头，用一种意外的眼神看着站在面